

在星空之间

(俄) 阿方纳西·费特 著
谷羽 译

费特诗选

A. Fet



· 014042094

I512.24
22

在星空之间

费特诗选

(俄) 阿方纳西·费特 著
谷羽 译



I 512.24

22



北航

C173120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星空之间: 费特诗选 / (俄) 费特 著; 谷羽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4

(诗歌俄罗斯)

ISBN 978 - 7 - 5495 - 4690 - 9

I. ①在… II. ①费… ②谷… III. ①诗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6299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丛书主持: 魏 东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850mm × 1 168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80 千字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丛书总序^{*}

俄罗斯文学的核心毫无疑问是诗歌。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等诗人的经典诗作,每一个俄罗斯人都会背诵几首。自孩提时代聆听妈妈朗读开始,直到暮年晚霞时刻,诗人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一代代人走人生之路。在俄罗斯坎坷不平的历史进程中,每逢重大历史转折,恰是诗人表现出深邃的智慧与先觉之明,把同代人的思想、向往与诉求放声表达出来。俄罗斯诗歌所特有的哲理性、情感性和敏锐的公民意识使其远远超越美学价值范畴,早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本序为编者特邀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彼得大帝学术与艺术学院院士、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名誉理事弗拉基米尔·阿格诺索夫教授为“诗歌俄罗斯”丛书而作,并由其夫人李英男教授译出,特此致谢!

然而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诗歌知之甚少。如果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已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获得了可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相媲美的荣耀,那么俄罗斯诗歌却刚刚被西方少数文学爱好者所认知。乍一看,很费解,其实原因很简单:诗歌翻译比散文翻译难度更大,不但需要高超的外语水平,还要具备一定的诗才,方能较好地完成。一般认为,诗歌译者本人应该是诗人。

在这方面,中国的读者是很幸运的。或许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诗歌大国,对诗歌有特殊的爱好和崇敬之感,诗歌翻译一向被视作崇高事业。众所周知,俄罗斯诗歌与俄罗斯小说同步传入中国。近百年来,从事诗歌翻译的有许多如雷贯耳的大家:瞿秋白、郭沫若、戈宝权……他们的接力棒后来又传给下一代杰出的翻译家:查良铮、赵洵、高莽、顾蕴璞、谷羽、刘文飞、郑体武……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由于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社会环境,当时尤其吸引读者的是俄罗斯诗人酷爱自由、敢于向当权者挑战的勇气。普希金是理所当然的自由使者,作为“革命诗人”、“自由歌手”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推崇。《自由颂》、《致大海》等充满浪漫情怀的诗歌鼓舞着人们闯过了战争与革命的岁月。据悉,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普希金的作品已全部译成中文,而且有不少是多次重译。现在新译作还不断问世出版,普希金的作品对几代诗人(如公刘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我觉得这一

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交流史上构成一种奇观。

二十世纪末,俄中两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人们去重新审视过去,对文学文化有了新的需求和进一步的认知。我注意到,如今使中国读者着迷的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革命性、社会性。俄罗斯诗人善于观察景物,捕捉大自然之美,通过自然景象发现哲理、感悟妙不可言的宇宙奥秘,这与中国诗歌“触景生情”的传统颇为相近。难怪近几年,像费特、丘特切夫等抒情诗人引发了中国译者的兴趣,中国诗坛也涌现出不少与之遥相呼应的新作。

我听说,阿克梅派的诗歌如今也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其实,八十年代,当白银时代文学在俄罗斯掀起一股热潮时,白银时代一些杰出的诗作已经译成汉语,在中国文坛上找到了许多知音和崇拜者。2012年我有幸参加杭州大运河国际诗歌节,结识了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等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在交谈中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熟读过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他们还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俄罗斯诗歌由衷的热爱,使我深为感动。不少中国当代诗人(如王家新、高莽、吉狄马加等)把诗作献给普希金、叶赛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抒发自己的情怀和联想,形成了颇有意义的中俄诗歌跨时空对话。

总而言之,俄罗斯诗歌对中国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不少诗人和研究者都指出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如

何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的文学交流传统,使新一代广大读者继续阅读了解、懂得欣赏俄罗斯诗作。让人欣慰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勇敢应对时代的挑战,大胆推出“诗歌俄罗斯”丛书,并即将出版普希金、费特、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等四部诗选。译者是德高望重的翻译家、学者谷羽教授。据悉,正着手编辑的还有莱蒙托夫、丘特切夫、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施塔姆等诗选。这样就基本上可以将俄罗斯诗歌宝库中最为灿烂夺目的瑰宝奉献给读者。唯一使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听说有出版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的计划。琢磨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过去俄中研究者惯于用政治化的眼光去看待这位伟大诗人,俄罗斯学界近几年才放弃了这种研究角度,发现马雅可夫斯基不单单有《列宁》、《好》等革命诗作,而且还著有一系列感情十分细腻的抒情诗;不仅有激昂乐观的高调,也有洞察二十世纪悲剧的忧患心理。作为抒情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完全可以与帕斯捷尔纳克平起平坐。

最后,我想再次表达对丛书译者、编者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敬佩和感激。在经济效益起主导作用的氛围下,愿意从事诗歌翻译出版工作的必定是有胆识、有热心的人。祝愿你们一帆风顺,顺利完成这一重大出版项目!



2014年2月16日

序 言

吕正惠

费特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同样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费特比屠格涅夫小两岁,比托尔斯泰大八岁。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长期不和,却都和费特要好,两人之间有时要透过费特互通讯息。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都喜欢费特的为人,也都欣赏费特的诗才。

费特只写诗,很少写小说;屠格涅夫写诗,又写小说;托尔斯泰只写小说,不写诗。其实三个人都赋有诗才,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诗意。1860年以后,平民知识分子兴起,他们不喜欢贵族出身的文化人,他们倾向于激进改革和革命,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讲究实用,不喜欢贵族孤芳自赏。他们称赞屠格涅夫和托尔斯

泰的小说,厌恶费特只会歌咏大自然和爱情,不知民间疾苦。在很长的时期里,费特诗名不盛,只有一小圈人知道他,其中,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是主要的称颂者。

1890年以后,象征派兴起,诗歌在俄罗斯文学中重获主流地位,费特的价值才真正得到承认,从此以后,他成为和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涅克拉索夫并列的大诗人。

我从文学史上知道以上的事情,却从未读过费特的诗。在疯狂购买大陆书的时期,我曾经买到一本薄薄的费特诗选,却因为买书太多,连翻都没有翻,如今也不知道放在哪里,无法寻找了。2008年我认识了谷羽先生。他谈到,他也译了一本费特诗选,至今尚未出版。我还想读费特,他印了一份给我,我约略读了二三十首,觉得费特的诗很有魅力,决心出版这本译诗集。

读了费特的诗,才最终了解,为什么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会喜欢他的诗。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大自然,对大自然的美都具有一种超人一等的掌握能力。我们看费特这一首《夜晚宁静》:

夜晚宁静,闪烁星光,
天空中的圆月忽明忽暗;
美丽的双唇甘甜芳香,

在星光闪烁的安谧夜晚。

我的美人，月色皎洁，
我怎样才能够一扫忧烦？
你满怀爱心光彩四射，
在星光闪烁的安谧夜晚。

在这里，迷人的月色和对爱情的怀想紧密连结起来，而所谓的爱情，并不只限于男女两人的男欢女爱，是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是对于希望与梦想的追求。大自然的美，蕴含了爱情、希望和梦想，蕴含了人所希冀的美好的一切。大自然的美，引发了人对一切美的追寻，大自然的美，是真、善、美的总源头。这是费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共同的美学原则。再看《我等待》：

我等待……河水银光熠熠，
传送来夜莺鸣啭的回声，
月下的草叶缀满了钻石，
艾蒿上有亮晶晶的萤火虫。

我等待……蓝幽幽的夜空，
撒满了大大小小的星，

我听见心儿怦怦直跳，
只觉得浑身上下簌簌颤动。

我等待……忽然南风吹来，
心里温暖，我走走停停；
一颗明亮的星坠落天外……
再见吧，再见，金色的星！

大自然的美让我们等待，让我们希冀，让我们追求。
没有这种追求，人生就没有什么色彩和光明。像这样的感受，我常常在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片断中读到。

大自然的美除了引发我们对于美好的追寻外，还引发我们沉思，沉思人生的真谛。费特有一首诗我很喜欢，题目叫《我久久伫立》：

我久久伫立一动不动，
目不转睛凝视遥远的星——
于是在星斗和我之间，
冥冥中产生了某种关联。

当时的遐想已无印象，
我只顾聆听曼妙的合唱，

空中的星星微微颤动，
从那时我热爱天上的星……

我们和大自然“冥冥中”有某种关联，我们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关联，但由于意识到这种关联，我们觉得自我已溢出了“我”之外，和一个更大的、不可说的东西冥合为一，为此我们得到一种安慰。我推测，是费特这种泛神论色彩，引发了象征派诗人的赞许。

费特还有一首《躺在牧场的草垛上》，我也很喜欢：

南方之夜，仰面朝天，
我躺在牧场的草垛上，
四面八方有音流抖颤，
那是天体生动的合唱。

大地如同浑浊的哑梦，
失去了分量不断下沉，
一个人独自面对夜空，
我恰似天堂首位居民。

是星斗成群向我飞翔，
还是我坠落午夜深渊？

恍惚觉得有一只巨掌
把我抓住，凌空倒悬……

我曾经半夜躺在山顶上，满天星斗的夜空笼罩着我，那种感觉真是难以形容。费特说：“一个人独自面对夜空，我恰似天堂首位居民”，我也有那种“至福”之感。

所谓现代文明，其实就是城市文明，城市文明不但让我们远离大自然，还不断地破坏大自然。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的小孩，或者遗忘了小时候接触的大自然的成年人，是否保留了对自然美的欣赏能力，不能不使人怀疑。不能欣赏大自然的美，还能够想象一切的美吗？这也使人怀疑。

因此，费特是值得一读的。

2011年9月8日

译序

阴影 星光 霞光 灯光

——俄罗斯纯艺术派诗人费特的诗路历程

谷 羽

一个半世纪之前,1856年俄罗斯《祖国纪事》杂志第五期第三十七页刊登了一首题为《影》的诗歌译文:

塔的影子落在所有的台阶,
无论怎么扫也扫不干净,
太阳还来不及收起这影子,
月亮又照出了塔的阴影。

原来这里翻译的是我国宋代大诗人苏轼的七言绝句

《花影》，汉语原文是：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

把这首诗译成俄语的是纯艺术派诗人阿方纳西·阿方纳西耶维奇·费特(1820—1892)。诗人不懂汉语，他是依据德文转译的。“花影”译成了“塔影”，究竟是德文译者的笔误，还是俄罗斯诗人费特的误解，现在已无从考证。值得指出的是，据说这是俄国刊物上正式发表的第一首汉语诗歌的译文。

“花影”也好，“塔影”也罢，终归都是阴影，象征着心里感受到的沉重与无奈。为什么这扫不干净的阴影引起了诗人费特的关注呢？这个问题倒值得思考。其实，诗人费特心里确实存在一些难以清除的阴影，其中有身世造成的阴影，有恋爱产生的阴影，也有社会经历留下的阴影。

阿方纳西·申欣是个俄罗斯贵族地主，他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去德国旅游疗养，其间认识了二十二岁的夏绿蒂·菲奥特。这个俄国男人不知施展了什么样的魔法，居然让德国少妇疯狂地爱上了他。夏绿蒂撇下了她和丈夫，跟申欣私奔逃回了俄国，不久之后她生了个男孩儿，起名也叫阿方纳西。这一对男女两年后才在教堂正式结婚。

孩子长到十四岁时,不料,教会出面干涉,认为他是父母正式结婚前出生的,属于私生子,不能姓申欣这个姓,也不能继承贵族身份与特权。十四岁的少年,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呢?他的心里自然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可怜无助的少年,只好使用母亲的姓氏菲奥特。他先是在一所德语寄宿学校读书,十八岁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上中学期间就开始写诗,读大学时不仅写诗,还开始翻译诗歌。他的德语和俄语一样好,他把歌德、海涅的抒情诗翻译成俄语,得到好朋友波隆斯基、戈利高里耶夫等人的赞赏。二十岁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在俄罗斯诗坛崭露头角。他写的抒情诗《黎明时你不要把她叫醒……》、《含愁的白桦》、《求你不要离开我……》、《我来看望你……》等等,不仅受到一般读者的好评,而且引起了作曲家的关注,他们开始为这位年轻诗人的作品谱曲,就连著名评论家别林斯基也赞赏费特的才华。

身在校园的诗人给报刊投稿,起初署名为“阿·菲”或“菲奥特”,不料有一次编辑部给他改成了“费特”,他索性就用“费特”做了自己的笔名和姓氏。可是在他内心深处,最想使用的姓氏仍然是——申欣,因为那是被剥夺的姓,是属于贵族身份的象征。怎么样才能失而复得,名正言顺地使用“申欣”这个姓,怎么样才能重新得到贵族身份,成了这个年轻诗人的一块心病。

大学毕业时,他已经是名满京都的诗人了,照一般人看来他会留在莫斯科,进入文学界,或者谋个官差,业余写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费特离开了莫斯科,他参军服役,跟随一个骑兵团到了遥远的俄国南方赫尔松省,部队的营地就驻扎在乡下。他下决心投笔从戎走这条艰苦的道路,唯一的目的是想在军队中得到升迁,最终赢得贵族称号。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在军队中服役十年,不仅没有达到取得贵族身份的目的,反而遭遇了另一次重大挫折,心灵又一次被阴影笼罩。

费特在南方乡村遇到了少女玛丽娅·拉季绮,她是个小地主的女儿,容貌秀丽,文静娴雅,喜欢文学和诗歌,还弹得一手好钢琴。费特最爱听她弹奏李斯特的乐曲。乡下生活单调枯燥,能欣赏悠扬的钢琴曲,实在是难得的精神享受。拉季绮爱上了有才华的费特,费特也从心里喜爱拉季绮。

可是究竟要不要娶这个姑娘为妻,费特十分犹豫,一方面他觉得还没有能力结婚成家,另一方面,心里还有说不出口的盘算,除了那个贵族头衔的远大目标,他还指望未来的妻子能给他带来丰厚的陪嫁。就在他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日子里,拉季绮家里发生了一场火灾,姑娘葬身火海,这给费特留下了终生的懊悔与愧疚。《往日情书》、《另一个我》、《你身陷火海……》、《当你默默诵读……》等